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商务印书馆

〔英〕 R·J·约翰斯顿 著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

〔英〕 R. J. 约翰斯顿 著

唐晓峰 李 平 等译
叶 冰 包森铭

唐晓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英)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475-7

I.地… II.①约…②唐… III.①地理学史②地理
学家-简介 IV.K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374 号

DÌLǏXUÉ Yǔ DÌLǏ XUÉJĪĀ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英]R.J. 约翰斯顿 著

唐晓峰 李 平 等译

叶 冰 包森铭

唐 晓 峰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475-7/K · 531

1999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68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6%

定价: 25.00 元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

第一版到第四版前言、第一章由唐晓峰翻译；第二章由张大卫翻译；第三章由张纬、钱志江翻译；第四、五、六章由唐晓峰、包森铭翻译；第七、九章由李平翻译；第八章由叶冰翻译。

第一版 序 言

许多攻读学位的学生或类似的学生被要求注意一下他们所学习的学科的历史。他们所能读到的学科史一般都只讲过去,而不包括今天。这样做对历史学家们有好处,因为拉开一定的距离,就能将过去解说得更好,此外,也不大会触伤在世的学者。然而这对学生们却十分不利。事实上,在所有的其他课程中,他们都要阅读本学科当今的著作。所以,如果学科史只讲到几十年以前就结束了,那么学生们只能了解当今的事实内容,却不了解它们的背景框架,除非是那些具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的地方。

事情的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学生们需要一个所选专业的目前实践的概述,并应当接触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学术评论,讲述(也许还要解释)学者们奉行的哲学与方法论目前的状况和应有的状况。这种学术评论将把讲述学术内容的课程纳入学术背景,并(像讲解它们本身的结果一样)将它们作为学术思想体系的范例进行评价。

在一门学科扩展之时,则日益需要一门关于其“当代史”的课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大多数学科,当然也包括人文地理学,大幅度扩展,这可以由学科成员的数目和出版物的数量反映出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学科的成员越活跃,学科工作的花样越多。这令学生们难以凭借自己的阅读而理出当代学术的概述内容。所以,目前需要有一门“当代学术史”的课程。

本书就是一份讲授了数年这种课程的成果,也为其他人(包括

教授和学生)提供了一本指南。比起其它课本,本书有许多特点。本书所依据的课程,原是在最后一年为要求地理学学位的优秀学生讲授的。也许在这个年级的学生使用这本书最合适,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和语言。我的看法是,学生在学习了学科内容以后,再来了解学术的背景框架,会受益甚大。本书所提供的,不是一套供单独事件对号入座的框架,而是一个思想基础,用以对那些事件进行组织。假如学术史的课程在低年级讲授,则会出现前一种情况。

编写这本当代学术史,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一些限定。首先,它只涉及人文地理学,理由有若干条,而最重要的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两者之间的主要联系只是在科研技术和研究方法上类似,而这些东西与其它学科也同样类似,所以仅仅凭这些东西不足以结成一门自成一统的学科(因子生态系的情况又如何?)。另外,就我个人的能力所及和个人兴趣来讲,完全在人文地理方面。虽然我学过自然地理,也同自然地理学家一道工作过,并且受过自然地理学的启发,但尚不能胜任撰写它的学术史。最后,本书所讨论的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北美,特别是美国发展的,所讨论的地理学家也同样。没有什么如英国大学所理解的自然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即使不是各自独立的,也是彼此分立的学科。本书通篇使用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

第二个限定是文化。本书的主题是关于英美人文地理学。所讨论的大多数研究工作出自美国和英国,也有一些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学者所做,而世界其余地区的研究工作,则大致从略。(瑞典有些例外,那里同英美的学术联系十分密切,且瑞典地理

学研究成果多以英文发表。)这种学术上的狭隘主义一部分来自个人语言方面的不足。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排他性的决定。近几十年来,英美与德法两方面在人文地理学上接触很少,所以集中谈英美的情况并不算是犯了一个割裂整体性的大错误。

最后,是时间的限定,因为本书关注的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十年间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另外,也有个人能力所及的问题,因为我从事地理科学的工作仅20年。二战是许多方面的历史的分水岭,不仅仅是学术的实际工作,许许多多目前讲授的人文地理学方法论与哲学,也是二战之后出现的。

所以,本书是一部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我并不指望它是一部客观的历史,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书中的内容体现着主观评判;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是主观的,组织方式也是主观的。然而,尽管本书是非客观的(也没有打算这样做),却是中立的。我并没有讲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想故意暗示过去写过的东西(虽然有些是可以识别出的)。书中没有评论,只有一些我认为精华特色的复述。

有意保持中立性(即依据别人的撰述)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书中长的引文很少,大多是短的。对不少观点要做必要的解读或阐述,在这种情况下会不自觉地改变原文的侧重点。我的目标是要报导别人写作的内容,如第二至第六章的内容完全是来自发表的东西,不利用私人回忆(如果能汇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它们也还是有价值的)。这样做的结果会成为一个冗长的文献目录。对某些作者的东西附有人们的评论,以便于利用他们的成果。我自己则会指明本书所依据的文献材料。

在文献注释方面,我不想只简单地列一份各种观点的年表。同

样,在叙述英美人文地理学内容的转变时,我试图解释特定问题被讨论、实践的原因,以及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欲做的这种“解释”不会是中立的,所以处理的方法是书中写书。外层的书是指第一、第七章,里层的书是第二至第六章,前者是主观设定,采用科学史学者们建立的模式。后者则为中性的叙述。里层书可以脱离外层书独立阅读。第七章则是对前面所有章节总结。

外层书所提供的分析并非是观念论的(此概念的含义与第五章的用法相同),在解释哲学与方法论方面的变化时,我是基于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那些当事者本人的观点。模式的建立要参照其他关于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物理科学方面的。在第七章末尾,这个模式又变为稻草人之类的东西。我并不是在人文地理学内使用这个模式的头一个人,所以,我对它的叙述、批评以及替换只是向撰写地理学(或许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史这项总的事业尽一份力量。

编写“当代史”的一个问题是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可用的新材料不断涌出,而且很可能(如果看出版广告的话,则是肯定的)明天又会有极有用的材料出现,所以一定要在某处停住。至于本书,是截止到1978年年中。不过我也参考了这以后的文献(我有在它们出版之前读到它们的特权)。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它会是自成一期,第七章中已然说明这本书过几年才会进行较大的修订再版。

是马尔科姆·刘易斯设计了这门课程,本书的材料即为其一部分。斯坦·格雷戈里则支持我讲授这门课:他们两位对这个结果均无责任。我感激他们使我有这个机会将那门课转变为一件对我来说是有趣的、有刺激性的工作。各种学生的评价(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有助于我从多种方面对内容进行改进。对此,我亦十分感

谢。

一些人帮助我准备写书的材料。我的妻子丽塔始终是各方面的得力助手,她所做的不仅是两番阅读全部底稿,并提出不少建议。其次是沃尔特·弗里曼,他读了全部底稿,并拿出许多时间讨论内容和框架。我对他的关心、友善以及持久的友谊表示深深的谢意。艾伦·海也是同样,阅读了第一稿的全部内容,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坦率的、有益的见解。他与 W. 弗里曼都感到书中没有将我自己和我的见解充分表达出来。我希望他们能理解个中的原因。斯蒂芬·弗兰普顿与希拉·奥特威尔设计了图表,琼·邓恩则再次帮我将潦草的手稿打印齐整。我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我在第一章中清楚地说明,任何个人的学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别人所为(有时是无所为),学术不是孤岛。近 20 年来帮助过我的人甚多,但我要特别感谢珀西·克罗、沃尔特·弗里曼、巴兹尔·约翰逊、默里·威尔逊、巴里·约翰斯顿、迈克尔·怀斯、斯坦·格雷戈里和罗恩·沃特斯。

1978 年秋

第二版 序 言

对本书的总体上的良好反应,对它的持续需求,说明它在写作体裁上是成功的,不大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动。不过,看起来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重印本,而是修订本。利用修订的机会,可以修改错误,使“内层书”的内容(第一版写于1978年,现在至1982年年中)跟上新近的发展(扩展重要参考文献),并回答一些批评意见,特别是关于“外层书”的内容,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

第二版的这篇序言不应看作为只是对第一版的反响的评论。对本书的评论引发了一些总体性的问题,值得在此做些扼要的讨论,在修订工作中对它们也有所考虑。

首先是整个学科的性质。在头一版序言中,我谈到虽然本书不是一部客观的历史——“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却是一部中性的历史,因为它并不包含个人的评价。回过头来看,这说得有些过分。这本书基本上是利用发表的材料,对人文地理学界有关哲学与方法论的讨论进行了复述,它更关注的是对人文地理学的议论,而不是人文地理学研究本身(如一位批评家所明确指出的),有点像一部人文地理学的政治史。实际上,它是第五章中所概述的观念论哲学的一次实用(且不管我的这种说法与第一版序言相背)。我所评述的文献反映着作者们关于人文地理学性质的理论见解(或思想),而评述这些文献所用的框架则是我对人文地理学发展史的理论认识。这一历史被重建起来(并继续被重建着)要确

保两者的连贯(见第七章)。因此,它是一个在我自己——作为一名人文地理学家——的社会的背景中的个人讲述。

方向并没有改变。我的历史依然完全依据出版证据——也承认各类“口述历史”的价值,这种历史正在转成可贵的出版资料(布朗宁,1982;布蒂默,1983;布蒂默和哈格斯特朗,1980)。不过,修订版允许我改正一些重要的遗漏,并对一些部分做重新组织,以更充分地强调一些特殊作者的贡献。正是他们在哲学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构成本书的核心。对具有实质意义的讨论已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人文地理进展》这本出色的刊物上)进行过广泛评述。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做一番概述,而是关注这些研究是为什么和如何进行的。

有些人对本书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分离的做法提出批评。的确,我曾被“指控”因提出这种分离而对地理学造成了政治性损害。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曾表明我的立场:“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在“空间科学”时代(第三、第四章),自然地理学家与人文地理学家们有了一种共同兴趣,那是关于方法论的,特别是统计学和数学的,在这里可以看出彼此的影响。另外,某些方法论的框架——突出的是系统分析(第四章)——也似乎提供了共同的纽带。这些纽带依然存在,在此有所介绍。然而,当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脱离了计量描述,如关于“如何”(自然地理的过程研究),关于“何时”、“何故”(人文地理学的过程研究)时,两者间的差别则有所扩大。就本书第五、第六章讨论的内容来说,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已没有什么联系的基础。当然,人文地理学的主题问题与自然地理学的仍然密切相关。但并没有明显的需求(肯定也没有发表过这种看法)要

在目前的实践中将二者结合起来。有些人认为这种结合通过对资源问题的研究正在(或应该)达成。然而对相关文献的观察(约翰斯顿,1983a),并未见到这方面的证据。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可以部分重合。这样做很有好处,尤其是在教学中。我并非极力主张它们在体制方面的分离。然而,它们是分别不同的领域,它们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要多于彼此之间的。

在人文地理学范围内,有人认为我的做法不够均衡,特别是多注重经济地理、社会地理和政治地理,而忽略了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和区域地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这反映在所评述的各方面文献的比例。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哲学与方法论的讨论,而不是实际的研究。

对本书最为深刻的批评之一,是关于它的基础理论,即人文地理学史是独立存在,可以独立探索的。不过,在建立这样一个历史时,难道我划定的不过是一条人为的界线吗?对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种界线是已经存在的。人文地理在所考察的这些国家中,是一门体制化了的学科。在英国学校,它在公共考试目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人文地理学与各方面的界线都是人为划定的,因为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不应零碎分割的,然而消除这些界线的愿望却不能降低这样一种需要,即为学生提供一个历史,说明这种愿望在近几十年人文地理学界是如何发展的。

尽管人文地理学已体制化,但依然存在跨越其界线的大量行为,这包括人文地理学家对其他学科,或其他学科对人文地理学,所做的贡献。本书对此有所理解,它们有各式各样的形式。而基本的跨界行为是其他学界的思想流入了人文地理学,这些思想为地理学所同化。反过来,人文地理学又寻求向那些思想的母学科表达

同化的成果。它通常表现为在其他学科的刊物上发表成果,这在某些学科(如农业史)中出现得很多,有些学科(如政治学,拉邦斯,1980)中较少。结果,有些学者甚至改变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如英国有些社会学家本来学的是地理。然而,他们是否仍然算人文地理学者,是否还需要评述他们的研究?

毫无疑问,学科间的联系是重要的,尽管它们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不应当被忽视。不可否认,近几十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一直受到这些联系的影响——许多是很不规范的,因为它们只涉及“世界三”(p. 280)。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能否认一门叫做人文地理的学科的存在,每一年都有许多学生汇集于此,它的历史也是深有趣味的。

最后,为什么要局限在以英国、北美为主的“英语世界”? 我的回答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一样:能力所及。不过,显然需要更全面的国际性考察,在这方面已多少有些进展(约翰斯顿和克拉瓦尔,1984)。还有一些东西被我们忽视了。这里所讨论的东西没有依据任何可靠的计算证据,在有些地方它是有关联的。加特雷尔(1982)曾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但道路依然很多。的确,我们前面的任务不少。

80年代将会是充满挑战、兴奋和困难的时期,这不仅仅是对学术界。对地理学家来说,这种不稳定性是双倍的,它表现在研究什么问题,也表现在如何进行研究上(罗布森,1982, p. 1)。

在继续这项写作时,在第二版的工作里,我依然抱有第一版中所表达的那些谢忱。我要特别感谢出版人对我的持续的鼓励,以及支持我出版了本书的姊妹篇——《哲学学与人文地理学》,那册书

对本书所评论的内容的有关哲学作了概述。《人文地理学词典》的作者们给与我许多鼓励,还有对第一版做出可贵评论的那些作者。对所有的这些人,我极为感激。像以往一样,我深深地感谢丽塔·约翰斯顿和琼·邓恩。

1982 年夏

第三版 序 言

1982 年准备本书的第二版时,似乎看不出仅四年之后就需要再做修订。事情的改变有三个原因。首先,地理学呈现持续繁荣,包括了这里(本书)所说的全部三类研究范式。为了保持本书的当代目光,需要将新的发展吸收进来。因此,一些章节需要重写和扩展内容。其次,由于对 70 年代末期出现的经济衰退的政治反应,现在看来,整个 80 年代会迫使学者们去研究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某些方式,地理学家对这一压力的反应也被吸收到本书的内容之中。最后,人们对人文地理学史的兴趣在增加,对发展演变的过程产生了新的见解。对这些内容也应吸收。不过,本书的基本主题并未改变。的确,对科恩思想的再评价(如梅尔,1986 的批评)表示了对他所建立的概念的更大信心。

第二版序言已对本书的方法做了进一步解释,在此毋庸赘言。我十分感激那些一直肯定本书,并认为值得向学生推荐的人。对他们,并再次对丽塔·约翰斯顿与琼·邓恩致以谢意。

1986 年 12 月

第四版 序 言

本书的前三版大约都是间隔 4 年,对这第四版的准备则提前了一些时间(大约 6 个月,或 12.5%)。着急的原因主要是英美人文地理学家高质量成果的持续大量发表,尤其是地理学家们的不同观点的热烈争论。自 3 年半以前第三版的出版到现在,发表的新材料简直太多了,这需要对本书的某些部分进行改写,并增加一些章节。在短时期内,有大批著作编辑出版,如《美国的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人文地理学之再建》、《人文地理学之再塑》以及《人文地理学的力量》等都证明地理学的兴旺,同时也要求修订面向地理专业学生的概述本学科“当代史”的书。

本书的基本组织框架没有改变,内容只是增补了新近的发展。然而,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由于对学科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原先各章的组织排列出现一些时间上的紊乱。因此决定增加章的数目,以便单独清楚地处理彼此有别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这本书比原来多了两章,希望能提供一个更清晰的结构来安排各类讨论。

第二版序言回答了一些对本书的批评意见——应包括什么和不应包括什么,对材料如何组织。第三版序言只简短地提到对材料的持续使用,尤其是对材料的解释。类似的批评又曾出现(主要的有斯托达特,1987),但这里不再做具体的答复。不过,在我的《环境问题》(1989b)一书的序言中则继续对问题做了讨论。

在对本书做又一次修订时,我要感谢那些阅读本书,对本书提

出有价值的评论的人(尤其是罗宾·弗劳尔迪),感谢那些不断引用本书,并向学生及其他购买者推荐本书的人。像往常一样,我最为感谢丽塔·约翰斯顿,这不只是因为她劝我要学习电脑写作程序。

R. J. 约翰斯顿

1990 年 4 月